

荆川先生文集

四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荅馮午山提學

自聞文旌再臨在多士深幸於得師在僕輩深幸於得朋而又深以山林之蹤不能即時就見相與論證爲恨也讀來示志未堅貞學無透悟令人蹶然有感然即此數言足以知吾丈堅貞之志矣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工甚鉅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樹門面高者鶩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即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超無欲畧然頭出頭

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
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
是以志必論真志功必論實功蓋爲自身痛痒不爲
別人一切世間好看可抹撥盡也伏聞吾丈家居數
年潛脩精進令僕輩聞風益羨慕之草茆如僕者年
迫四十齒髮漸衰自念此身竟未有安頓處正坐其
初入頭元不是真根子若不以此時痛自懲創併歸
一路重立樹根基則後來恐無日矣甚懼甚懼奈何
吾丈又諭及東南士習此吾丈一體之心亦吾丈一
體之責也嗟乎東南士習之壞也久矣近年以來其

壞者竟不可返而其山鄉僻邑頗號馴朴者亦漸澆
訛如僕輩雖念此痛痒相關不能無憫時病俗之意
嗟乎亦安能以一簣障江河也哉蓋其紛華之誘已
深而其儇巧機利之習鼓煽又甚其植根也甚固其
返之也實難韓退之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
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惟吾丈以自家真根
子興起衆人真根子於政令所施章善癉惡明示好
惡不遺餘力不責近効不徇人情不爲文飾庶幾有
一番變動耳如僕輩只求作一自了漢足矣人情進
學一節本非大事但近年以來士夫以此請囑罔利

後生以此奔競忘恥風俗不美此其一端願吾丈始終杜塞此門蓋因吾丈昔所已行之美而竊敢贊於始終者也

與王北涯蘇州

曩中秋玄都對月坐覺此心灑然別來時時興懷顧清風明月未始不常在宇宙間特人心不能常似此灑然耳兄試驗之簿書全冗之時為是一箇光景為是兩箇光景也適承來教深知志士之懷夫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冀于有聞

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爲心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刊落絕利一原則非所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試舉似于兄以爲何如

二

兄之不言而飲人以和每一見則眷眷不能別去既別去則忽忽若有所失而若將繼見之者辱來教知兄之念我則亦然也四明陳約之自同第時便爲肺腑之交後在郎署間無歲日不與之同亦有白首同

歸之約不謂此兄便爾長逝心切痛之此兄心事峻
潔惜世人知之少其志所欲樹立于世又以早死不
及自見獨生平喜爲詩其用心甚苦亦以早死不及
究意以與古人作者爲徒也故其所可存者僅此若
千首而已吾兄雅意憐才欲爲入梓嗟乎死者有知
其亦可以無恨于埋沒矣乎更欲得兄一言冠諸其
首則斯文終當賴兄以長價也僕亦謹拜兄之賜矣
約之尚有文字一卷俟更查出寄上西原乃兄物故
則其遺稿未及流傳人間者當益零落奈何西原集
序文俟少從容須興到乃作之今未能也世事日新

江湖之憂殊不可言何日更與兄一面談也然湛泉
得此結裏不失爲好男子矣

三

請教之私積于隔歲會使節不在郡中我懷耿耿遂
往候莊渠先生之疾不謂此翁捐館三日矣感慨平
生可勝悲怛至於殄瘁之嘆則海內志士之所同也
去年失一涇野今年失一莊渠海內若而人者有幾
生成之難而凋謝之易若此悲哉悲哉其家以遺言
見示敢奉兄覽竊惟吾兄以正直自持人或以爲落
落而宦跡所至則西原莊渠兩公獨爲相知兩公立

心操行卓然共爲一世偉人其死而無後亦復相同
西原之死也吾兄爲之悉力經紀其後事有如骨肉
是以同志中皆推吾兄之高誼今之所以處莊渠者
豈異西原哉聞之其家此翁且死亦自欲以後事面
託之兄然兄之心豈以其嘗面託與未嘗面託爲異
也遺言所載望吾兄爲之主張其間本朋友之情行
之以官府之法以爲可久之計此不惟見死生之交
其所以扶持善類者意亦深矣諸得欲面請者萬萬
不能悉

與胡青厓同知

向承枉顧草堂極荷見教兄之蒞民事也又三四月
矣不知一體之愛今日真實試驗處自覺何如平時
意見議論試之煩瑣艱難處自覺已是實受用否古
人問學只從實地著工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弄
聰明不卑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是真
實不誑語也兄之高明願更有以教我

二

間門分手後歸坐草堂計日以待兄之來而未得也
兄言虎丘之遊時時返觀滲漏尤甚又云臨事自覺
常常有之即此數語深見吾兄用工之密至於滲漏

二字則一口道破後學者公共病痛如僕尤宜深省者也雖然卽此返觀自覺處便是撥轉機關脫凡入道之路兄更自驗之返觀自覺後常常意思如何能接續不斷否頻復敦復正在此處辨之耳兄之治學享職事無一點謫官之態人知之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兄所謂返觀自覺處亦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僕之意頗以爲兄於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免有多掛胸中處且夫滲漏多正坐堯攬多耳此昔人所以貴於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弟蓋亦沉溺於彼者年來漸自知非欲痛於

掃除而習氣纏繞擺脫未能今復爲是言以請於兄
所謂病人解說病也惟兄教之嘉香拜惠常如奉明
德之馨不敢不自力洗刷胸中宿穢以承雅意也

荅林鎮江吳峯

承示乞休一著奪於當道之不能相體奈何既不能
自遂則勢不得不且聽之大抵此心有礙則進退維
谷此心無礙則進退皆宜前書所說冷熱自知可北
則北可莆則莆可視事則視事可攝則攝亦何所固
必也龍溪之說不知所指但衆口雌黃何所不至且
不幸處嘵嘵之地則易缺固其勢然耳不計較毀譽

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頭從何調停
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是二謂之藩籬
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吾丈於此固具隻眼久
矣容細請教也自吾丈莅潤以來江鱗萬笱楮筆不
知幾番拜賜矣辭之則疑于自疎不辭則饕餮已甚
今復勉顏登領此後一魚一筍不敢更煩使者尤見
吾丈之知愛也

荅茅知縣鹿門

兄始至邑而吳峯公有所齟齬僕深疑于兩賢之不
相厄故嘗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吳峯而復以上交

之說爲吾兄言之旣而同心共濟歡然無間則旣免
于睽孤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
猜嫌如兄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旣脫之孤而又張之
孤也若有鬼神焉交鬪其間奈何雖然在巽峰則不
免爲不能容才在吾兄則不失爲動心忍性之大助
也自古上下相順則爲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心
慮危委曲相濟爲益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石
美炙而益之爲卦益用凶事反勝于益之以十朋之
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
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所能勸阻然願兄更忍

性其間而審處焉勿輕爲去就也不能得一面談耿
耿何極

與袁剡溪推官書

昨承示欲賜徐醫扁額謹因尊命輳成兩字曰占恒
何如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
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
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
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
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
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

是也若使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著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于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答呂沃州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懣然甚幸
甚慰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
自非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著工夫不能爲此
言然兄自謂未得霸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乎此
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
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
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
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湏是活看蓋世
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